

蘇易殊全集

吳宗瑗



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印行
上海新文化



蘇曼殊文集卷一

斷鴻零雁記

第一章

百越有金甌山者，濱海之南，巍然矗立。每值天朗無雲，山麓葱翠間，紅瓦鱗鱗，隱約可辨。蓋海雲古剎在焉。相傳宋亡之際，陸秀夫既抱幼帝殉國崖山，有遺老遜跡於斯，祝髮爲僧，晝夜向天呼號，冀招大行皇帝之靈。故至今日，遙望山嶺，雲氣葱鬱；或時聞潮水悲嘶，尤使人歎歔憑弔，不堪回首。今吾述剎中寶網金幢，俱爲古物。池流清淨，松柏蔚然。住僧數十，威儀齊肅，器鉢無聲。歲歲經冬傳戒，願入山求戒者寥寥，以是山羊腸峻險，登之殊艱故也。

一日凌晨，鐘聲徐發，余倚剝角危樓，看天際沙鷗明滅。是時已入冬令，海風逼人於千里之外。讀吾書者識之，此日爲余三戒俱足之日。計余居此，忽忽三旬，今日可下山面吾師；後此掃葉焚香，送我流年，亦復何憾！如是思維，不覺墮淚，歎曰：『人皆謂我無母，我豈真無母耶？否。余自養父見背，雖焚香一身，然常於風動樹梢，零雨連綿，百靜之中，隱約微聞慈母喚我之聲。顧聲從何來，余心且不自明，恆結凝想耳。』繼又歎曰：『吾母生我，胡弗使我一見？亦知兒身世飄零，至於斯極耶？』此時晴波曠邈，光景奇麗。余遂披袈裟，隨同戒者三十六人，雙手捧香魚貫而行。升大殿已，鵠立左右。四山長老雲集，香讚既闕，萬籟無聲。少選有尊證闍梨，以悲緊之音唱曰：『求戒行人，向天三拜，以報父母養育之恩。』

余斯時淚如綆縻，莫能仰視，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。旣而禮畢，諸長老一一來相勸勉曰：『善哉大德，慧根深厚，願力莊嚴。此去謹侍親師，異日靈山會上，拈花相笑。』

余聆其音，慈悲哀愍，遂頂禮受牒，收淚拜辭諸長老，徐徐下山，夾道枯柯，已無宿葉，悲涼境地。唯見樵夫出沒，然彼焉知方外之人，亦有難言之恫。此章爲吾書發凡，均紀實也。

第二章

余既辭海雲寺，卽駐荒村靜室，經行侍師而外，日以淚珠拭面耳。吾師視余年幼，固已憐之；顧吾師雖慈藹，不足以殺吾悲。讀者試思，余殆極人世之至戚者矣。

一日，余以師命下鄉化米，量之可十餘斤，負之行，思覓投宿之所；忽有強者自遠而來，將余米囊奪去，余付之一歎。爾時天已薄暮，予獨行至海邊，已不辨道路，徘徊久之，就沙灘小憩，而駭浪遽起，四顧昏黑。余躊躇間，遙見海面火光如豆，知有漁舟經此，遂疾聲呼曰：「請漁翁來，余欲渡耳。」

已而火光漸大，知舟已迎面至，余心殊慰。未幾，舟果傍岸，漁人詢余何往，曰：「余爲波羅村寺僧，今失道至此，幸翁助我。」

漁人搖手曰：「烏，是何言！余舟將以捕魚易利，安能載爾貧僧？」

言畢，登舟駛去。余莫審所適，悵然涕下。忽耳畔微聞犬吠聲，余念是間，殆有村落，遂循草徑行。

漸前，有古廟，就之，中懸漁燈，余入，蜷臥石上，俄聞戶外足音，余整衣起，瞥見一童子忽忽入，余曰：『小子何之？』

童子手持竹籠，數事示余曰：『吾操業至勞，夜已深矣，吾猶匿頽垣敗壁，或幽岩密菁間，類偷兒行徑者，蓋爲此唧唧者耳。不亦大可哀耶？』

余曰：『少年英俊，胡爲業此屑小輩？』

童子太息曰：『吾家固有花圃，吾日間挑花以售富人，富人倍客，故所入滋微，不足以養吾慈母。慈母老矣，試思吾爲人子，安可勿盡心以娛其晚景？此吾所以不避艱辛，而兼業此。雖然，吾母尙不之知，否則亦必尼吾如是。吾前日見廟側有蟋蟀跨蜈蚣者，候此已兩夜，尙未得也。天乎，使此微蟲早落吾手，待鄰村墟期，必得善價，當爲慈母市羊裘一領，使老母雖於冬深之日，猶在春溫。小子之心，如是慰矣。吾豈荒倉市僧，盡日孳孳愛錢而不愛命者耶？』

余聆小子言，不禁有所感觸，泫然淚下。童子相余頂，從容曰：『敢問師奚爲露宿於是？』

余視童貌甚莊肅，一一告以所遇。童子慨然曰：『師苦矣。寒舍尙有空闔，去此不遠，請從我歸；』

否則村人固兇恣，誣師爲賊，且不堪也。」

余感此童誠實，諾之，遂行。俄入村，至一宅。童子闢扉，復自闔之，導余曲折度迴廊，苑內百花，暗香沁鼻。旣忽微聞老人語曰：「潮兒今日歸何晚？」

余諦聽之。奇哉，奇哉，此人聲音也。及至廳事，則赫然余乳媼在焉。

第三章

余禮于媼旣畢，悲喜交并。媼一一究吾行止，乃命余坐，諦視余面，卽以手拊額，沈思久之，淒然曰：「傷哉，三郎也！設吾今日猶在彼家，卽爾胡至淪入空界。計吾依夫人之側，不過三年，爲時雖短，然夫人以慈愛爲懷，視我良厚。一別夫人，悠悠十數載，乃至於今，吾每飯猶能不忘夫人愛顧之心。先是夫人行後，彼家人雖遇我惡薄，吾但順受之，蓋吾感夫人恩德，良不忍離三郎而去。迨爾父執去世之時，吾中心戚戚，方謂三郎孤寒無依，欲馳書白夫人，使爾東歸，離彼搗獮。詎料彼婦偵知，逢其蘊怒，卽以藤鞭我，斯時吾亦不欲與之言人道矣！縱情撻已，卽擯我歸。」

媼言至此，聲淚俱下。斯時余方寸悲慘已極，顧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媼，惟淚湧如泉，相對無語。余忽心念乳媼以四十許人，觸此憤懣，寧人所堪，遂強顏慰之曰：「媼毋傷。媼育我今已成立，此恩此德，感戴何可言宣？余雖心冷空門，今茲幸逢吾媼，藉通吾骨肉消息，否卽碧落黃泉，無相見之日！以此思之，不亦彼蒼尚有靈耶？余在幼齡，恆知吾母尚存，第百思莫審居何許，且爲誰氏？今吾媼所稱夫人者，得非余生身阿母？奚爲任我子子一身，飄搖危苦，都弗之問？媼試語我，以吾身世究如何者。」

媼既收淚，面余言曰：「三郎居，吾語爾：吾爲村人女，世居於斯，牧畜爲業。旣嫁，隨吾夫子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其樂無極，寧識人間有是非憂患？村家夫婦，如水流年，吾三十而吾夫子不幸短命死矣！僅遺稚子，卽潮兒也。是後家計日困，平生親友，咸視吾母子爲路人。斯時吾始悟世變，愴然於中，四顧茫茫，其誰訴耶？」

「一日，拾穗村邊，忽有古裝夫人，珊珊來至吾前，謂曰：『子似重有憂者。』因詳叩吾况，吾一答之，遂蒙夫人憐而招我，爲三郎乳媼。古裝夫人者，誠三郎生母，蓋夫人爲日本產，衣制悉從吾

國古代，此吾見夫人後，始習聞之。

『「三郎」，即夫人命爾名也。嘗聞之夫人，爾呱呱墜地，無幾月，即生父見背。爾生父宗郎，舊爲江戶名族，生平肝胆照人，爲里黨所推。後此夫人綜覽季世，漸入澆漓，思攜爾託根上國，故挈爾身於父執爲義子，使爾離絕島民根性，冀爾長進爲人中龍也。明知茲事有干國律，然慈母愛子之心，無所不至，乃親自抱爾潛行來遊吾國，僑居三年。忽一日，夫人詔我曰：「我束歸矣，爾其珍重。」復手指三郎，淒聲含淚曰：「是兒生也不辰，媼其善視之，吾必不忘爾賜。」語已，手書地址付余，囑勿遺失，故吾今尙珍藏舊簾之中。」

『當是時，吾感泣不置。夫人且錫我百金，顧今日此金雖盡，而吾感激之私，無能盡也。尤憶夫人束裝之先一夕，一一爲貯小影於爾果罐之中，衣篋之內，冀爾稍長，不忘見阿母容儀，用意至爲淒惻。誰知夫人行後，彼家人悉檢毀之。嗣後夫人嘗三致書於余，並寄我以金，均由彼婦收沒。又以吾詳知夫人身世，且深愛三郎，怒我固作是態，以形其寡德，怨毒之因，由斯而發，甚矣哉！人與猛獸，直一線之分耳！吾既見擯之後，彼即詭言夫人已葬魚腹，故親友鄰舍，咸目爾爲無母之兒，弗之聞。

問。迹彼肺肝，蓋防爾長大，思歸依阿孃耳。嗟乎，既取人子，復暴遇之，吾百思不解彼婦前生，是何毒物？蒼天蒼天，吾豈怨毒他人者哉？今爲是言者，所以徵悍婦耳。爾父執爲人誠實，恆念爾生父於彼有恩，視爾猶如己出。誰料爾父執辭世不旋踵，而彼婦初心頓變耶？至爾無知小子，受待之苛，莫可倫比。顧爾今亭亭玉立，別來無恙，吾亦老矣，不應對爾絮絮出之，以存忠厚。雖然，今丁未造，我在在行吾忠厚，人則在在居心陷我。此理互相消長，世態如斯，可勝浩嘆！吾媼言已，垂頭太息。

少須，媼尙欲有言；斯時余滿胸愁緒，波譎雲詭。顧既審吾生母消息，不願多詢往事，更無暇自悲身世，遂從容啓媼曰：『今夜深矣，媼且安寢。余行將子身以尋阿母，望吾媼千萬勿過傷悲。天下事正復誰料，媼視我與潮兒，豈沒世而名不稱者耶？』

既而媼忽仰首，且撫余肩曰：『傷哉，不圖三郎羸瘠至於斯極！爾今須就寢，後此且住吾家，徐圖東歸，尋覓爾母。吾時時猶夢古裝夫人，旁皇於東海之濱，盼三郎歸也。三郎，爾尙有阿姊義妹，嬌隨孃側，爾亦將聞阿孃喚爾之聲。老身已矣，行將就木，弗克再會夫人，但願蒼蒼者必有以加庇大入耳。』

翌晨，陽光燦爛，余思往事，歷歷猶在心頭。讀者試思，余昨宵烏能成寐？斯時鬱伊無極，卽起披衣出廬四囑，柳瘦於骨，山容蕭然矣。繼今以後，余居乳媪家，日與潮兒弄艇投竿於荒江烟雨之中，或騎牛村外，幽恨萬千，不自知其消散於晚風長笛間也。

第四章

一日薄暮，荒村風雪，蕭蕭徹骨。余與潮兒方自後山負薪以歸，甫入門，見吾乳媪背爐兀坐，手縫舊衲，聞吾等聲氣，卽仰首視余曰：『勞哉，小子，吾見爾滋慰，爾兩人且歇，待我燃燭出鮮魚熟飯，偕爾晚膳。吾家去湖不遠，魚甚鮮美，價亦不昂，村居勝城市多矣。』

余與潮兒卽將簍笠除下，與媪共飯，爲况樂甚。少選，飯罷，媪面余言曰：『吾今日見三郎荷薪，心殊未忍。以爾孱軀，今後勿復如是。此粗重工夫，潮兒可爲吾助。今吾爲爾計，爾須靜聽吾言。吾家花園，在三春佳日，羣芳甚盛，今已冬深，明歲春歸時，爾朝攜花出售，日中卽爲我稍理亭苑可耳。花資雖薄，然我能爲爾積聚，迄二三年後，定能敷爾東歸之費，舍此計無所出。三郎，爾意云何？』

余曰：『善，均如媼言。』

媼續曰：『三郎，爾先在江戶固爲公子，出必肥馬輕裘；今茲暫作花傭，亦殊異事。雖然，爾異日東歸，仍爲千金之子，誰復呼爾爲鬻花郎耶？』

余聽至此，注視吾媼慈顏，一笑如春溫焉。

歲月不居，春序忽至。余自是遵吾乳媼之命，每日凌晨作牧奴裝，攜花出售，每晨只經三四村落。余左手攜花籃，右手持竹竿，頂戴漁父之笠，蓋防人知我爲比丘也。躑躅道中，狀殊羞澀，見買花者，女子爲最多，次則村嫗耳。計余每日得錢可二三百，如是者彌月矣。

一日，余方獨行前村，天忽陰晦，小雨溟濛，沾余衣袂。此日爲清明前二日，家家部署掃墓之事，故沿道無人，但有雨聲清瀝愁人而已。余紆道徐行，至一屋角，細柳之下，枯立小憩，忽睹前垣碧紗窗內，有女郎新裝臨眺，容華絕代，而玉顏帶肅，湧現殷憂之兆。迨余旁睇，瞬然已杳。俄而雨止，天朗氣清，新綠照眼。余方欲行，前屋側扉已啓，又見一女子匆遽出而禮余，囁嚅言曰：『恕奴失禮，請問若從何方至此，爲誰氏子？以若年華，奚至業是？若豈不識韶光一逝，悔無及耶？請詳答我。』

余聆其言，心念彼女慧甚，無村豎態；但奚爲盤問，一若算命先生也者？殆故探吾行止，抑有他因耶？余惟僵立，心殊弗釋，亦莫審所以爲對。

良久，彼女復曰：『吾之所以唐突者，乃受吾家女公子命，屬必如是探問。吾女公子情性幽靜，無倫未嘗共生人言語，顧今如此者，蓋聽若賣花聲裏含酸梗餘音。今晨女公子且見若於窗外，卽審若身世，固非荒涼。若得毋怪我語無倫次？若非「河合」其姓，「三郎」其名者耶？』

余驟聞是言，愕極欲奔；繼思彼輩殆非爲害於余，卽漫聲應之曰：『誠然。余兩於東歸尋母，不得不業此耳。尙望子勿洩於人，則余受恩不淺矣。』

女重禮余言曰：『謹受教。先生且自珍重。明晨請再蒞此，待我覆命女公子也。』余自是心緒潮湧，遂快快以歸。

第五章

明日天氣陰沉，較諸昨日爲甚。迄余晨起，覺方寸中倉皇無主，以須臾卽赴名姝之約耳。讀吾

書者，至此必將議我陷身情網，爲清淨法流障礙。然余是日正心思我爲沙門，處於濁世，當如蓮華不爲泥污，復有何患？寧省後此吾躬有如許慘戚，以告吾讀者。

余出門去矣。此時正爲余慘戚之發軔也。江村寒食，風雨飄忽，余舉目四顧，心忤然動。竊揣如斯景物，殆非佳朕。然念彼姝見約，定有遠因，否則奚由稔余名姓？且余昨日乍覩芳容，靜柔簡淡，不同凡豔，又烏可與僂僂下流，同日而語。余且行且思，不覺已重至碧紗窗下，呆立良久，都無動定。余方沈吟，謂彼小娃，殆戲我耶？繼又迹彼昨日之言，一一出之至情，然則又胡容疑者？亡何，風雨稍止，僮娃果啓扉出，不言亦不笑，行至吾前，第以雙手出一紙函見授。余趣接之，覺物壓余手頗重，余方欲發問，而僮娃旋踵已去。余亟擘函視之，累累者，金也。余心滋惑；於是細察函中，更有銀管烏絲，蓋貽余書也。嗟夫，讀者，余觀書訖，慘然魂搖，心房碎矣！書曰：——

妾雪梅將淚和墨，檢衽致書於三郎足下，

先是人咸謂君已披髮空山，妾以君秉堅孤之性，故深信之，悲號幾絕者屢矣！靜夜思君，

夢中又不識路，命也如此。夫復奚言！邇者連朝於賣花聲裏，驚辨此音，酷肖三郎心聲。蓋妾嬰年，嘗之君許，一挹清光，景狀至今猶藏心坎也。迨侵晨隔窗一晤，知真爲吾三郎矣。當此之時，妾覺魂已離舍，流蕩空際，心亦騰湧弗止，不可自持，欲親自陳情於君子之前，又以干於名義，故使侍兒冒昧進詰，以瀆清神，還望三郎憐而恕妾。妾自生母棄養，以至今日，伶仃愁苦，已無復生人之趣。繼母孤恩，見利忘義，慙老父以前約可欺，行思以妾改嬪他姓。嗟夫，三郎，妾心終始之盟，固不忒也！若一旦妾身見抑於父母，妾祇有自裁以見志。妾雖骨化形銷，至千萬劫，猶爲三郎同心耳。上蒼曲全與否，弗之間矣！不圖今日復覩尊顏，知吾三郎無恙，深感天心慈愛，又自喜矣。嗚呼，茫茫宇宙，妾捨君其誰屬耶？滄海流枯，頑石塵化，微命如縷，妾愛不移。今以幾百金奉呈，望君卽日買棹過歸，與太夫人圖之。萬轉千迴，惟君垂憫。苦次不能細縷，伏維長途珍重。

雲梅者，余未婚妻也。然則余胡可忍心捨之，獨向空山而去？讀者殆以余不近情矣。實則余之

所以出此者，正欲存吾雪梅耳。須知吾雪梅者，古德幽光奇女子也。今請語吾讀者：雪梅之父，亦爲余父執，在余義父未逝之先，已將雪梅許我。後此見余義父家運式微，余生母復無消息，乃生悔心，欲爽前諾。雪梅固高抗無倫者，笑肯甘心負約？顧其生父繼母，都不見恤，以爲女子者，實貨物耳。吾固可擇其禮金高者而鬻之。況此權特操諸父母，又烏容彼纖小致一辭者？雪梅是後，茹苦含辛，莫可告訴。所謂庶女之怨，惟欲依母氏於冥府，較在惡世爲安。此非躬歷其境者，不自知也。余年漸長，久不與雪梅相見，無由一證心量，然觀此情況，悲慨不可自聊。默默思量，祇好出家皈命佛陀，達磨僧伽，用息彼美見愛之心，使彼美享有家庭之樂。否則絕世名姝，必鬱鬱爲余而死，是何可者？不觀其父母利令智昏，寧將骨肉之親，付之蒿里，亦不以嬾單寒無告之兒如余者。當時余固年少氣盛，遂掉頭不顧，飄然之廣州常秀寺，哀禱贊初長老，攝受爲「驅烏沙彌」，冀梵天帝釋愍此薄命女郎而已。前書敍余在古刹中憶余生母者，蓋後此數月間事也。

第六章

余自得雪梅一紙書後，知彼姝所以許我者良厚。是時心頭轆轤，不能爲定行止，竟不審上窮碧落，下極黃泉，捨吾雪梅而外，尙有何物。卽余乳媼，以半百之年，一見彼姝之書，亦慘同身受，淚潛潛下。余此際神經，當作何狀，讀者自能得之。須知天下事，由愛而生者，無不以爲難，無論溼化卵胎四生，綜以此故而入生死，可哀也已。

清明後四日，侵晨，晨曦在樹花香沁腦，是時余與潮兒母子別矣。以媼亦速余遄歸，將母，且謂雪梅之事，必力爲余助。余不知所云，以報吾媼之德，但有淚落如瀟，乃將雪梅所贈款，分二十金與潮兒，爲媼購羊裘之用。又思潮兒雖稚，侍親至孝，不覺感動於懷，良不忍與之遽作分飛勞燕。忽回顧苑中花草，均帶可憐顏色，悲從中來，徘徊飲泣。媼忽趣余曰：『三郎行矣，遲則渡船解纜。』余此時遂抑抑別乳媼，潮兒而去。

二日已至廣州，余登岸步行，思詣吾師面別。不意常秀寺已被新學暴徒，毀爲墟市，法器無有。想吾師此時已歸靜室，乃卽日午後易舟赴香港。翌晨，余理裝登岸，卽向羅弼牧師之家而去。牧師隸西班牙國，先是數年，攜伉儷及女公子至此，構廬於太平山。家居不恆外出，第以收羅粵中古器

及奇花異草爲事。余特慕其人，清幽絕俗，實景教中錚錚之士，非包藏禍心，思墟人國者，遂從之治歐文二載，故與余雅有情懷也。余既至牧師許，其女公子盈盈迎於堂上，牧師夫婦亦喜慰萬狀。追余逃生母消息及雪梅事竟，俱淚盈於睫。余萬感填胸，卽踞胡床而大哭矣。

第七章

後此四日，牧師夫婦爲余置西服；及部署各事既竟，乃就余握別曰：『舟於正午啓碇，孺子珍重，上帝必寵錫爾福慧兼修。爾此去可時以楸寄我。』語畢，其女公子曳蔚藍文裾以出，頗有愁容；至余前殷殷握余手，親持紫羅蘭花及含羞草一束，英文書籍數種見貽。余拜謝受之。俄而海天在眼，余東行矣。

船行可五晝夜，經太平洋。斯時風日晴美，余徘徊於舵樓之上，茫茫天海，渺渺余懷。卽檢羅剎大家所胎書籍，中有莎士比爾拜輪及室梨全集。余嘗謂拜輪猶中士李白，天才也；莎士比爾猶中士杜甫，仙才也；室梨猶中士李賀，鬼才也。乃先展拜輪詩，誦哈略爾游草，至末篇有大海六章，遂歎